

国家公园——万物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特刊

2023年8月18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王十梅 美术编辑 帕姆卓玛 李玉成

编者按

国家公园建设是“国之大事”。青海群山巍峨，江河奔流，它们与亿万生灵共同组成青海的底色。近年来，

随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持续推进，青海因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国家公园已成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亮丽名片。

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一名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是青海对外宣传国家公园的一张名片，更是唤醒读者生态保护意识的一座桥梁。国家公园，是万物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国家公园，亦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本期“江河源”副刊特推出生态文学专版，邀请我省生态文学作家古岳、李万华撰文，并配发我省生态摄影家鲍永清、焦生福、李善元作品，带您一起领略青海国家公园之大美。



祁连山湿地 鲍永清 摄

沼泽地

李万华

癸卯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坐在沙棘丛旁边的石头上，看一片沼泽地。沼泽地不大，它的南面一道青山连绵。山坡密植云杉，郁郁葱葱，想必林内针叶厚积，幽深难行。山脚灌丛匍匐，雉鸡偶尔起飞。它的东面是祁连山脉的一支，山峰岩石嵯峨，峰顶时时白雪覆盖。冰雪融水自岩上流下，汇聚成河，过沼泽地南端，一路向西。沼泽地西面的一部分，因为地势稍高，流水缺失，现在逐渐变成草甸，露出细沙和碎石，几头牛甩着尾巴在草甸上低头觅食。有游客来，从车上搬下简易桌椅和锅碗瓢盆，正在那里野餐。沼泽地北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还有一眼泉水汨汨涌动，水流之处，沼泽植物繁茂如昔。

这些群生的沼泽植物，多是马先蒿、珠芽蓼和毛茛。马先蒿低矮，明黄花丛丛生。如果从植物学上分辨，这种马先蒿应该叫管状花马先蒿，它与中华马先蒿的区别是，它的黄色花冠下唇近喉处有两个棕红色斑点，仿佛有意涂抹，给单调的黄色花朵以活泼。珠芽蓼正值花季，白色花穗摇曳风中，有一种憨实的可爱。毛茛花纤弱清秀，即便最轻微的风过，花朵也要摇曳一番表示欣悦。细看，沼泽地的植物还有火绒草、酸模、草玉梅、早熟禾和金钱麻。金钱麻匍匐于大石旁，密集的杂草叶子仿佛绿色钱币闪烁光芒。酸模一直粗壮。火绒草有另一个名称：雪绒花。泉水穿过草丛，明净而单纯，早熟禾的穗子在阳光中轻盈如羽毛。如果是早春，这里应该盛开报春。高原的报春花，浅粉淡紫，娉娉婷婷。

这块沼泽地我早已熟悉，以前也曾文字将其回忆：

“那时沼泽地积水尚多，早晨或傍晚，阳光自山巅斜射过来，无数形状不一的碎小阴影掩映于草棵花朵间，闪烁出亮光。如果靠近沼泽，会见到诸多小太阳分身水面，仿佛未来某个不可多见的太空景象。夏季傍晚，我会揣一本英语词典，路过沼泽地，到远处山口迎接羊牛回家。那时羊牛进山，都是村人轮流放牧。母亲忙于稼穡，轮到我家时，总是雇人。如果我放学早，便去山口迎接。所谓迎接，就是羊牛出了山口后，我跟着它们跑，万一它们涉足农田，试图尝尝青棵油菜时，过去吆喝几声。那时我已略懂懂得时间宝贵，羊牛归来早晚不一，我随身携带一本英语词典，等待时，坐在石头上背几个单词。如果恰逢星期天，早早出门，拐到沼泽地，小心翼翼，寻寻觅觅，试图在沼泽地踩一条自己的路出来。每次都是败北，沼泽地始终拒人千里。

站在沼泽地旁，眼前总是一片金黄。沼泽地植物大多为马先蒿和毛茛，都是低矮的草本植物，同时开花。马先蒿花序总是高出叶子，花瓣明黄，一簇簇聚生，花期长。毛茛花茎纤细，小花单瓣五出，仿佛浅黄的小号梅花。毛茛因为花型小巧，有淡淡清芬，又有长柄，可以采一束，捏在手里把玩。马先蒿花束倾卧，花茎脆弱，密被柔毛，往往会逃脱被采摘的噩运。也有报春和珠芽蓼，报春粉红，珠芽蓼花穗粉白，它们生长随意，势力单薄，又有高草纠缠，常被忽略。

如果是夜晚，看完电影路过沼泽地，蛙声四起，仿佛沼泽地里住进了万千小人，一场战争，刀光剑影。有月亮时，能看清四周连绵的“铁的兽脊”似的山脉，森林横在山腰，脚下的路仿佛银子铺就，沼泽地月色迷离。如果夜空阴沉，月亮不知迷失到什么地方，又无蛙声，路过沼泽地时，四野黑漆漆一片，常想起魂鬼的故事。那时便跟在大人身后，飞一般地走，唯恐被迷魂在沼泽地，辛辛苦苦走一晚，翌日一看，还在原地打转。

更早时候的旱季，大人们会将沼泽地里的泥炭土挖回，晒干，用来烧炕。那些深灰色的土块格外疏松，细看，会发现一些植物曾经的形体。人们说，千万年前，那片沼泽地一片森林葱郁，后来地质变迁，森林被埋到地下。森林埋到地下，定有虫豸陪葬。已不记得旱季的沼泽地什么模样，唯一的记忆是，一个正午，我在挖泥炭土的大人身边玩，一架飞机突然飞过。飞机低，机身庞大，呼啸声掠过原野，似乎地面仅有的草棵都被拂动起来，疯狂地摇。

多年后，人们早已不去翻草皮挖草根下的泥炭了，羊牛也不再路过沼泽地而奔跑着回家。几十年过去，时间改变了沼泽地，也改变了一个人，时间终于像一把板斧，一点一点，将一个人从一块土地上砍下来。”

小时候一直以为这块泥炭沼泽地的形成是因为一场地震，曾经的森林在大地的摇晃中陷入黑暗，千万年过去，它们腐朽，成为泥炭，后来被农人一块块翻出，重见天日。读一本关于沼泽地的书，才知道森林成为沼泽地，一方面是火灾或者采伐，火烧迹地或采伐迹地大量积水，导致迹地沼泽化；另一方面是冻土层上的水分下渗困难，致使地表过湿，恶化林木生长，最终导致森林消失，沼泽出现。原来这块沼泽地上森林的消失根本不是一次瞬间的天翻地覆，而是缓慢持久的变化。然而，多年前关于沼泽地前世界面貌的想象始终没变：天气寒凉，大地上青山隐约，山下一片郁郁葱葱的针叶林，多是云杉，偶尔有桦树或山柳相间，白日，林间尚明，针叶堆积的地面上，松果掉落，虫豸出没，蕨类植物躲在树阴，夜晚风起，千年万年，松涛如浪。

而现在，我盯着它，却不知它的未来会怎样。或许像一部电影，情节曲折，结局开放却又出人意料，或许像小说的主题，鲜明，一条线索反复出现。只是，万物的走向又何尝不是与开端和过程有关。眼前这块沼泽地的缩小和逐渐沙化如果有一个逆转，那也是因为它原本如此，天地造化自有其理，外物不可胡乱使力。

古岳

第三极的花园 (节选)

一棵守着岁月静静生长的柏树，一株迎风雪而立的牧草，一朵独自在荒野灿烂绽放的花朵，在那高寒奇绝的地方，都会令人心动。

如果我们对生命演进的历史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在这片高大陆上几乎每一个生命种都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和跋涉，却也锤炼了生命的坚毅和顽强。

高原亿万隆升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段万物生灵不断演替变迁的历史。

许许多多的生命就在这隆升的过程中消失在岁月的缝隙里，也有许许多多的生命种不但千万年繁衍不息，而且有了许多的变种和亚种。许许多多的物种还在消失，许许多多的物种还有待发现。

在地球生命史上，植物的存在比任何别种的存在更加繁盛，也更令人惊叹！

但是，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曾驻足思考：植物究竟有多了不起，它们对地球生命历史的改变有多深刻，它们对于塑造地球气候有多重要……在全球范围内，森林和草地操控着二氧化碳和水循环，影响着岩石侵蚀的速率，调节着大气的化学成分，以及影响着景观对阳光的吸收和反射……

植物在地球历史的这场大戏中如何描绘出一幅幅生动且具有启发性的画面……这场雄心勃勃的冒险，其时间跨度长达5.4亿年，在地球历史上被称为显生宙，复杂的植物和动物进化产生，它们定义了我们的现代世界。

地球之所以成为生命万物的家园，植物具有绝对意义！没有植物的存在地球就是一块岩石，甚至不会有土壤，更不会有生命万物的进化。

如果我们把宇宙比作是一个广袤盛大的宫殿群，把银河系比作无数宫殿中最为普通的一座宫殿，那么，位于银河系边缘的地球则无疑是这座宫殿前的一座星系花园。因为它存在，银河系才显得格外璀璨和耀眼。

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植物。植物不仅用自己的根茎、枝叶、花朵和果实把地球变成了银河系的一座大花园，也为所有陆生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绝对的物质基础，使所有的地球子民都生息于这座大花园里。

迄今为止，除了地球，我们还没有发现，银河系亿万星辰中的任何一个星球上有任何植物存在的迹象。假如真有什么造物主，地球一定是它在银河系精心创造的一座花园，这座花园的创造是以一颗完整的星球来呈现的。园中所有的动植物以及亿万生灵都是这个花园的组成部分，其中，植物是整个花园最赏心悦目的主体景观。

也许——也许直到最后，它才有意选择人类这种动物来当花园的园丁的。

植物的存在是地球绝对的骄傲！

二

三江源在地球最高的高原，是地球第三极，是花园的顶层，是第三极的花园。

2020年5月下旬，可可西里刚下过一场雪。这也许是一年中最后一场雪，看雪后灿烂的阳光，可可西里的夏天就要来了。但即使夏天，这里也会下雪，只是夏天的雪，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

五道梁保护站后面有一条小河，河谷舒缓开阔，站在高处看，河谷低洼处已有星星点点的绿，当是最早返青的草叶。有几天驻守此地，看藏羚羊迁徙。得空，我就独自去小河边行走，看河谷开始返青的植物。星星点点，从远处看到的绿是新长出的嫩草芽，尚未及伸展开来，上一年衰败枯黄的草从一层层小心遮掩着它们，只有走近了细看，才能看到那些嫩芽儿。

就在这片水草的边缘，我看到了匍匐水柏枝，一种因为高寒直接将枝干长进砂土层的木本植物。时间已经到夏天了，它已经来不及先长出叶子，再开出花朵。它必须先开出花朵，再等叶子出来。

除了匍匐水柏枝，我还发现了别的植物。我在5月19日、20日的微信“日记”里写到过这些植物：

也许是太高的缘故，在海拔超过4600米的可可西里，发现匍匐水柏枝是平躺在沙土层里的。它的叶子还没长出来，花却已打开了……今天听到雷声了，这是可可西里今年的第一声雷。雷声过后风雪交加，雪停了之后，天开始放晴，可是风依然在大声吼叫。那叫声很有力量，站在旷野，身子会晃……

虽然似乎可以确定，有几种植物我可能是认识的。一种植物新长出的叶子像花朵，一种植物去年开花结果之后干枯的果壳也像花朵。还有一种——实际上有两三种，我看到上年败落枯干的叶片中间已经有星星点点的色彩，很碎，以为是新芽，用镜头拉近了细看，竟也是花朵，是红景天，惊艳无比……

在长江源区的一些河谷滩地上，生长着一种叫“西藏沙棘”的木本植物，也会像匍匐水柏枝一样生长。初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树木，而更像是草本类植物。它们一簇簇、一株株紧贴着地表生长，最高的也只有三五厘米。在几乎没有无霜期的高寒地带，它们凭借着滩地沙砾的保温作用，一年一度艰难而从容地完成着开花结果的生命过程。它们原本可以长得十分高大，只是在高原不断抬升的过程中，为了求得生存才逐渐变得矮小。看着那些不得不结到沙砾中的小果子，生存的难度以及生命的坚毅和美丽也尽在其中了。

与西藏沙棘一样，金露梅、银露梅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林地，也可以长到一两米的样子，甚至还可以长得更高，花朵也很大。但这并非它在青藏高原的极限分布，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仍能看到它的身影。不过，它已不能像真正的木本植物一样生长了，甚至比很多草本植物还要低矮，呈垫状生长，花就开在地面上。

金露梅、银露梅，在没有开花以前，单从植株和叶片上，你根本无法区分它们，至少我没有看出它们的区别。区别是开花以后才有的，金露梅开着金黄色的花，银露梅开着银白色的花。花形、花瓣和花朵大小也一样，每朵花都是五片花瓣，像梅花。它们喜欢成片簇状生长，开花季节，远远望见一片金黄与洁白的花朵相互映衬着开满了山野，那一定是金露梅、银露梅了。

这是一种在青藏高原广为分布的近代开花植物。其植株挺直，且坚硬柔韧，耐寒耐旱，皮棕色，像麻。以前，高原农家喜欢用它扎成

洗锅刷碗的刷子，用很久也不易磨损。高原多佛教寺庙，佛殿、经堂类建筑大墙顶部土木之间有一道棕红色装饰就是用它做成了。先要在放有棕红色颜料的水中久泡、甚至久煮，尔后晾干，扎成一束一束的，再把两端切割整齐，置于墙头，挤紧压实，两头再用榔头砸平整。它有几大好处，既可透气通风，亦可吸热、吸湿和保暖，而且还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在我看来，西藏沙棘和垫状金露梅、银露梅是极少可以远离森林地带生长并永久存活于草甸的木本植物。它们与青草为伍，放下身段混迹于草丛。只有俯下身、或蹲在地上细看，你才会发现，它们原有的质地本色。

还有几种木本植物尽管在高海拔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比如鲜卑花、忍冬、高山杜鹃等，但它们却无法远离森林地带，独自存活，其身影顶多能到林缘地带。出了林缘地带，再往前，如果没有成片灌丛的伴随，就看不到它们的踪影了。它们也不是林缘地带高山灌丛的主角——柳类才是林缘地带的主角，它们只是柳类的配角。只不过，因为它们能开出比柳絮更好看的花朵，才在万木丛中占据独树一帜的位置。

山生柳也许是三江源区唯一能将自己群落的生存境域抬升到更高极限的植物。即使在海拔超过4500米至4700米的高寒山地，偶尔也会在一座高山的阴坡意外地发现它们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除了深秋叶子红黄的季节，如果不走近山坡，从远处你几乎看不出它与跟草地有什么区别。只有进到里面，你才会发现，山上都是柳类灌丛。

细看，你还会发现，那山上还不全是山生柳。柳丛中，间或还藏着忍冬、鲜卑花、细枝绣线菊、头花杜鹃等开花植物，像是借柳类的茂盛遮掩自己不合时宜的生长。有一就有二有三，就会有很多，甚至成群成片的分布，这是大多生物在地球上的分布规律，即使极地生物也一样，尤其是植物，尤其是像头花杜鹃这样的植物。

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地方——我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地方见到过头花杜鹃，宝蓝色的花朵开满了一大片草地。那是一座开满杜鹃的高山花园，远远望去，像一大群蝴蝶拍打着对宝蓝色的小翅膀落在草地上。而头花杜鹃的花形也真像一只蝴蝶——印象中，蓝色的蝴蝶最为稀有，开蓝色花朵的植物也非寻常物。

头花杜鹃也非寻常物，藏语中称为“苏鲁”，汉语俗称“黑香柴”，藏族人煨桑时除柏树枝叶之外的主要香料——还只是枝叶，而非花朵。另一种小叶杜鹃，有“百里香”或“千里香”美誉的杜鹃，除了植株比头花杜鹃稍稍高大一些，品貌皆与头花杜鹃很像，俗名亦为“黑香柴”，亦可配入煨桑。桑烟随风飘散时，一个熟悉其香气的人都能嗅出里面有没有配放苏鲁。其花之清雅高洁，超凡脱俗，由此可以想见！

我原以为，头花杜鹃一定是将自己的芳香推向海拔极致的木本类开花植物了，在其之上的整个青藏高原再也不会再有杜鹃花盛开了。直到我见到那一片海棉杜鹃，我对杜鹃科植物的极限分布才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这片海棉杜鹃的存在，甚至颠覆了一直以来我对青藏高原植物分布规律的基本判断。



兔狲育幼记之一 李善元 摄



静谧的草原 焦生福 摄



观察 焦生福 摄



盛开的蝴蝶 鲍永清 摄



足迹 李善元 摄